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劉宗望

廣博物志卷二十三

明 董斯張 撰

閨壼

賢母　賢婦　節婦　才婦　孝女

封丘者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為封丘縣以封翟母焉陳留風俗傳

崔篆事王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通百家之言莽以殊禮加之號成義夫人金印紫綬乘文軒丹轂後漢書

漢馮異欲從光武其母囑之曰汝今盡忠莫思盡孝我自為計以絶子内顧之念遂縊而死光武即位命建廟祀之廟在饒陽縣上

郭丹後母為鬻衣装賣産業與從師長安上

秦瑛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仲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

華行交友賢人兄弟為名士秦瑛之教流於三世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為語曰三苗口止四珍復起華陽國志

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為作十二幅被其隣婦怪問之母曰大其被以招貧士之臥庶聞君子之言耳列女傳

陶侃為潯陽縣吏常監魚梁以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

憂也范逵曰非此母不生此子晉書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將圍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謂西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守新築城賊既退人以此城為夫人城上

苻堅幸太學博士盧壺曰廢學既久尚傳零落周儀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於是就宋氏家立講

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周官學復行於世前秦記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整王在湓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家訓

任遐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夢有五色采旗葢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遂生昉年十二從叔晷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南史○以下賢婦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將何去終不聽其母而作芣苢之詩列女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避之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怨

妾豈不貳過哉上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韓詩外傳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慭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犂於荆國語

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獨抱兒而

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不脩德而家益厚敗亡之徵見矣期年而答子果以盜誅列女傳

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破魏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曰令魏國已破

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為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以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着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列女傳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韡有淑德傅玄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

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晉書

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

劉凝之妻郭銓女也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貿易周用之外輙以施人並上

魏姚氏婦楊氏閹人符承祖姨也承祖為文明太后所

寵楊氏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承祖遣人乘車往迎之楊不肯起遣人彊轝致車上反大哭言爾欲殺我也以是符家内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庭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罪北史

荀遂字仲陽隱居不仕時歲饑荒來糴者遂妻常昻其斛糴者歸量輙過其本時人號為昻斛夫人荀氏別傳

陳順謙成固人也順謙適鄧令曹寧十九寡居長育遺

孤八十餘卒兄弟陳規著書歎述之惠謙適張亮則在扶風官下吏白欲重禁嚴防以肅非元脩訪於惠謙惠謙曰恢弘德教養廉免耻五刑三千益亦多矣又何加也兄弟伯思學傒道惠謙戒之曰君子疾沒世名不稱不患年不長也且夫神傒愚惑如繫風捕影非可得也伯思乃止陳伯臺稱云女尚書之後耳華陽國志

禮脩趙嵩妻趙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脩終無慍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終引咎不道姑卒吏篩吏

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妻乎使惡姑知變可為婦師矣後姑病女來省疾姑却之曰我死固當絶於賢婦手中後遭來賊嵩死乃碧塗面亂首懷刀託言病賊不逼也養遺生女依父叔立義終身者也上

朱百年卒會稽守蔡興宗餉其妻孔氏米百斛孔遣婢詣郡門固辭時人以比梁鴻妻南史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也宣武時金龍為郾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脩理

戰具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為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穊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豎眼嘆異之具狀奏聞宣武嘉之北史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髙祖甚重之先仕齊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為薄上蠶今作機中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有愧色洛陽伽藍記

賀德基少遊學於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衣服故弊盛冬止衣夾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脱白綸巾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

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姬姓名不答而去陳書。以下節婦

貞女引一曰處士吟魯次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隣人曰欲嫁耶何吟之悲也女曰嗟乎吾傷民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潔為隣人所疑於是褰裳去之入山中見貞女廟喟然太息援琴歌曰繫骸骨於林兮託神霧於貞女自縊而死或云見女貞木而作歌亦謂女貞木歌

思歸引一曰離拘操衛侯有女邵王聞其賢請聘之未至而王薨太子欲留之女不聽拘於深宮欲歸不得援琴而歌曲終縊而死或云離拘操箕子所作也

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二雉出墓中傅母撫雉曰女果為雉耶言未畢俱飛而起遂不見傅母悲痛因作操曰雉朝飛并上

魯陶嬰妻者夫死守志不二作歌詩曰悲夫黄鵠之早寡七年不雙宛頸獨宿不與衆同夜半悲鳴想其故雄天命蚤寡獨宿何傷寡婦念此泣下數行嗚呼悲哉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況於其良雖有賢雄終不可重行

列女傳

韓樹南南鄭人趙子賤妻也子賤初為郡功曹李固之誅詔書下郡殺固二子憲公季公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寛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勅更驗

實就殺之及固小子變得還子賤慮變報讐賃人刺之變覺告郡殺子賤初樹南諫子賤子賤不從及臨死許共并命兄弟嫂侍婢視守之經百餘日乃忽白兄嫂念一死萬不得生不敢復圖死也上下以為信然無幾時於幕下自殺華陽國志

蜀郡張貞行船被溺死貞婦黄因投江就之積十四日執夫手自浮出異苑

陸績於鬰林所生女名曰鬰生適張温弟白姚信集有

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
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
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
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
立殊絶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
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
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
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横誓而不許奉白姊

妹嶮巇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三國志注

二寡婦者淑也禺也淑喪夫守寡兄弟將嫁之誓而不許 杜預女記

呂榮者吳郡許升之妻也升為賊所害榮貞烈自守黃巾賊陳寶欲穢之榮執節不聽寶遂殺之是夕疾風暴

雨雷電晦暝寶恐懼叩頭葬之而去縻府君聞榮高行出錢助縣為冢因名曰義婦阪後漢書列女傳

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馬妙祈妻義王元憒妻姬趙曼君妻華夙喪夫執共姜之節守一醮之禮號曰三貞遭亂兵廹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沉於西漢水而沒死有黃鳥鳴其亡處徘徊焉國人傷之乃作詩曰關關黃鳥爰集于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維彼繡黼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華陽國志

陰喻早卒荀采豐少父爽奪之以適郭奕因令左右辦浴既入室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成懼有人來以衣帶縊死晉書

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逮嫡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殯喪殯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鉏滔母孫氏瓊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

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遂手為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南史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養舅姑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為鷙鳥所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别然玉京

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燕來周廻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唐李公撰燕女墳記。以下才婦

班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慧昭著女誡豐生為書以難之辭猶可觀昭年七十餘卒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

家讚焉東漢書

皇甫規妻善屬文能草書上

壽張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為聘娶成善士謝夷吾為令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謝承後漢書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也韙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號曰趙母作列女傳解注賦數十萬言

晉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每嘲謔未嘗困躓嘗女會有女

善調諕往觀於是盛飾共載行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𩑶等初不覺車後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兩頭低也益言羝也兄弟多髯故云談藪

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脩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為離思賦後為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稱體羸多患常居深室帝每遊華林輙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從莫不稱美帝重芬辭藻方物異寶必詔芬為賦頌

郗氏羲之妻也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𤣥之凝之徽之涣之操之并工學隸凝之妻謝道韞亦善書而有才華甚為舅所重

婦人吳郡韓蘭英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時用為宮中職僚及武帝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為韓公云南史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

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近於急頗傷妬嫉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燉煌會堅寇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略乃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為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

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携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廻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三十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横反覆皆成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古邁今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賫至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絶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如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逾重蘇氏著文詞五千餘

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廻文盛見
傳寫武后御製
齊鮑令暉詩齊韓蘭英詩令暉歌詩往往斷絶清巧擬
古尤勝昭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
太冲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
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詎多也
盧度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度弟元明隅紗帷
以聽之鄴洛鼎峙記

陳後主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太捨等爲女學士陳書

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

煬帝至廣陵備月觀行宮有郎將自瓜州進合歡果帝命小黄門以一雙馳騎賜吳絳僊遇馬急摇解絳僊拜賜私附紅牋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歎曰絳僊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左貴嬪乎大業拾遺。以下孝女

晉敗齊師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

避女子（使避君也齊侯單還婦人不知之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壁司徒之妻也（壁司徒主壘壁）予之石窌（石窌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音留左傳）

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娥父吳人文帝時為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煉金竭爐而金不出時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萬即坐斬仍又沒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千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

遂自投於爐中赫然屬天於是金液沸湧溢於爐口娥所躡二履浮出於爐身則化矣其金汁塞爐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於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吳俗每冶銅鐵必先為娥立祠享而祈福紀聞

漢雍青東郡民之女母疾積年青扶持左右四體羸瘦村里乃斂錢營助湯藥母痊許嫁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獲成禮乃求青母見青託以其父母青許之俄而

命終青以供養其父母為務十餘年中公姑慼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石後公姑並自殺女姑告青殺之縣收拷捶遂以誣欵刑於市青臨刑語監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幡青若殺公姑血入泉不殺血上天血乃緣幡竿上天

蜀郡太守王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立宅翳靈后土冥冥絶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

出錢五十萬一女築墓二女各建石樓以表孝思樓高可丈七八柱圓圍二丈有餘石質有緑光可以鑑窮功綺刻妙絶人工水經注

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人為長沙賊所攻時娥負器出汲於溪聞賊走還正見塢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娥仰天呼曰皇天有神不我為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高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羣賊

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山裏頭出山外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汲器化為石形頭似鷄土人號曰鷄山其水為娥潭幽明錄

犍為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永建三年泥和為縣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尸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不得雄乘小船於父墮處哭泣數聲竟自投

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云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期如夢與父相持并浮出江搜神記

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携父母遠住苧蘿樵採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聞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治人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魅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中溪蜮毒者女試治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為人治疾無不愈家産日益鄉里

多欲娶之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肯嫁為山賊劫殺南齊書

永興中有王氏女年五歳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亡盲女臨屍一呌眼皆血出小妹為舐之左眼即開愈時人皆以孝感所致也上

蘭陵蕭矯妻羊氏至孝居父喪哭吐血母疾晝夜祈禱忽一人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令泄氣於居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疾愈

羊緝之女佩任母亡不飲食三日而死鄉里號曰女表

緱氏女玉為父報讐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減死論列女傳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

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清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啟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馬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儌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隣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

令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強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絶滅門户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為門户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令雖三弟早死門户泯絶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况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隣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

也要當以夀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夀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夀相遇便下車扣夀馬叱之夀驚愕廻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夀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夀被創未死娥親因取夀所佩刀殺夀夀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夀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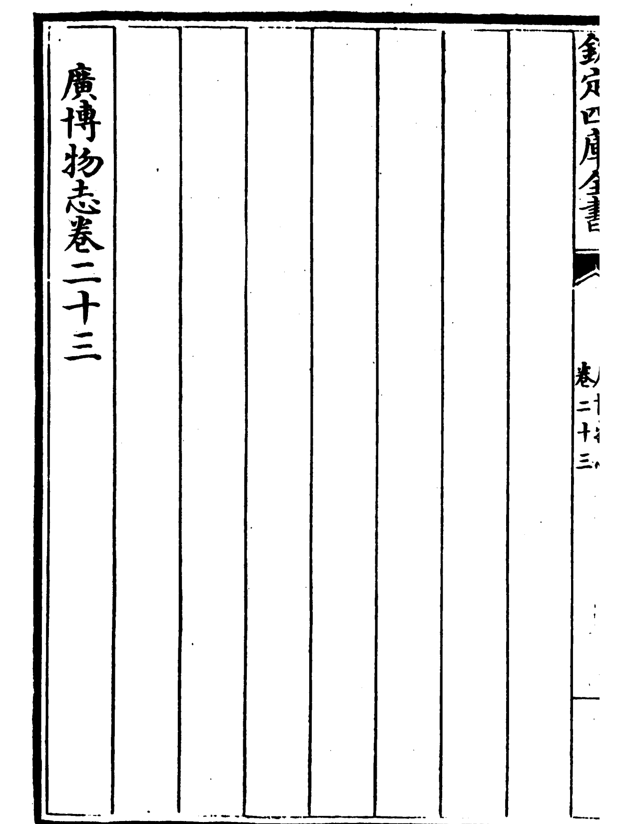
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歎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為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

不縱令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東帛二十端禮之海内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黄門侍郎安定梁寛追述娥親為其作傳皇甫謐龎娥親傳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

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而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為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華陽國志

秦家有好女自名曰女休休年十四五為宗行報讎左執白陽刀右據宛景矛樂府歌



廣博物志卷二十三

廣博物志卷二十四

明 董斯張 撰

閨壼二 妬婦 美人 孕育 쬵紀女婦 尼 婢 孌興

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國語

杜蘭香降張碩碩妻無子取妾妻妬無已碩謂香如此云何香曰此易治耳言卒而碩妻患創委頓碩曰妻將死如何香曰此創所以治妬創已亦當瘥數日之間創損而妻無妬心遂生數男杜蘭香別傳

武歷陽女嫁阮宣武絶忌家有一桃樹花葉灼爍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折其花妬女記

宋世諸主莫不嚴妬太宗疾之湖孰令袁慆妻以妬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禄大夫江湛孫斅

當尚世祖女上使人為敎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
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輎蔽伏用憂
惶臣寒門頽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
流室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
每不自解無偶迨茲謀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屬
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醜末懐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
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幸仰緣聖貸冐陳
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

至如王敦慴氣桓温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瞍殷冲幾不免於強鋤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用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闚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疎濶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静監子荷錢帛

之私節其言笑姆奶爭媚相勸以嚴妮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奶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妮媪自倡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荅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晩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畫

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則有列媵象則有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况令議絶傍和䖍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輙言輕易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論夫族緩不足為急者法急則可為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言野敗去或言人笑我雖家曰私理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

復彊佷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為寃魂褚曖憂憤用致夭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眚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觸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有恩假

是以仰冐非宣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頗實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含生自已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刋膚剪髮投山竄海書宋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朝明君終不試用子值英主亦擯棄當年一同也敬通雄才冠世志堅金石子雖不及而節亮慷慨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臼子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三同也

宋明帝憎婦人妬榮彦遠以善碁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為卿治之何如遠率爾曰聽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劉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杖王二十令休宅後開小店使王親賣掃箒皂莢以辱之

長粲性好内有一侍婢其妻妬而殺之大忿恨數年不相見親表為之語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以下美人

昔者績陽強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績陽之君悦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二周書

紂囚文王於羑里散宜生受命而行宛懐條塗之山有玉女三人宜生得之因費仲而獻之於紂以免文王六韜

赤烏之人獻二女於天子以為嬖人赤烏美人之地穆天子傳

旋波夷光越之美女進於吳王肌香體輕飾以珠幌若雙旌之在煙霧

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

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内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蛇門内有朽株尚為祠神女之處拾遺記

西施越之美女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孟子注疏

宋玉東家女因玉見棄誓不他適膏沐不施恒以帛帶交結胸前後㯼織作以自給後人效之富家至以珠玉

寶花餙錦繡流蘇帶束之以增妖冶浸失其制矣

琴引秦時倡屠門高所作也秦為無道奢淫不制徵天下美女以充後宫乃縱酒離宫作戲倡優宫女侍者千餘人屠門高見宫女幼妙竉麗於是援琴作歌曲未及終琴折柱摧絃音不鳴舍琴而更援他琴以續之

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飲以瓀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

毛之從風未曲曰旋懷言其肢體纖曼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著朽木腐草莫不鬱茂以燻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噴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終日無跡體輕故也拾遺記

秦惠公以美女遺蜀王死葬之石鏡王追思之作幽魄之曲琴操

武都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艷蓋山精也蜀王納為妃不

習水土欲去王留之作東平歌以樂之未幾物故王悲悼乃作曳邪歌龍歸曲上

楚襄王遊雲夢夢一婦人名曰瑶姬曰我夏帝之季女也封於巫山之陽臺精魄為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也襄陽耆舊傳

漢武帝令宫人為八字眉梁冀妻孫壽改翠眉為愁眉

魏武帝令宫人掃青黛眉連心細長謂之蛾眉粧西子母浣帛於溪有明珠射體感而孕又夢有翠雞五色自

空而下久之化為鵶飛去翰府名談

帝所幸宫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飜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汚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幙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也洞冥記

王昭君姊歸人也有香溪即昭君常遊翫處郡國志

伶玄字子于買妾樊通德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閒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鶩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為溝為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唯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令婢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

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娉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遣乎飛燕外傳

陳忠女名豊憐人葛勃有美姿豊與村中數女戲相謂曰得婿如葛勃無恨也異苑

陳豊與葛勃屢通音問而歡會未由七月七日豊以青蓮子十枚寄勃勃啖未竟墜一子於盆水中有喜鵲過惡汚其上勃遂棄之明早有並蔕花開於水面如梅花

大勃喜曰吾事濟矣取置几頭數日始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豐來數即書其異以報豐自此鄉人改雙星節為雙蓮節賈子說林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絶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内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為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曰百

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麗居香洛珍香潔華香所居室名為思香媚寢拾遺記

夏統從父祀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吞刀吐火統破藩而走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螮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掐華父之眼柰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

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髙貞之節何也遂隱床上披髮而卧不復言晉書

緑珠姓梁白州人小傳

翔風因季倫見棄聽寒蛩心悲因織寒蛩之褥以獻之

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晉書

何充後閣妓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筆歎曰此物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令蒼頭急以蜻蜓帽贖之粧樓記

石虎有馬妓著朱衣進賢冠立於馬上馬定而作書字

皆端正。石虎鄴中記

臨州王宏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韋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梁書

羊侃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筝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尺儛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啣得席上玉簪上

高陽王雍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艷姿並蛾眉皓齒

潔貌傾城修容亦能為綠水歌艷姿善大鳳舞並受傾後室寵冠諸姬洛陽伽藍記

河内人色美善歌其夫貌醜而好酒醉歸常毆其妻故其歌多為怨苦之詞或演其曲而被之管絃以歌時每搖其身因號為踏搖娘曲琴操

洛陽進合帶花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會煬帝駕適至因名迎輦花濃艷芬馥或惹襟袖移時不散嗅之令人不睡命御車女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時

虞永興世南草征遼德音於側寶兒注視之帝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令注目於卿卿可便嘲之虞為絶句曰學畫鴉黄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帝稱美大業拾遺

帝登鳳舸凭殿脚女吴絳僊肩喜其柔麗不與羣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僊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輦名絳僊將拜婕妤適值絳僊下嫁為玉工萬郡妻故不克

諧帝寢興罷擢為龍舟首檝號曰崆峒夫人妬記。以下孕育

一產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為兄言其先胎也荅曰此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晴安知胎之先後也

周哀公之八年鄭有人一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為人二十死其九年晉有豕生人能言吳赤烏七年有婦人一生三子搜神記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未生二月前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後三日有人過

聞兒啼聲母因掘收養之搜神記

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長安有女子生兒兩頭兩頸面俱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玆謂亡上政將變更厥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兩頸下不一也手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媟瀆也生非其類婬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

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

靈帝光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頭異肩共胸俱前向以為不祥墮地棄之自是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靈帝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至建安中女子生男亦兩頭共身

晉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一子鳥頭兩足

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椀並上

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為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縣吏任僑妻胡氏年二十五產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分此盖天下未壹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案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類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休顯見生於陳東之國斯盖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時

有識者哂之

晉元帝大興三年十二月謝平妻生女墮地濞濞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頂上面處如項口有齒都連為一胸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王敦反有石頭之敗

常山趙宣母妊身如常而髀上癢搔之成瘡兒從瘡出母子平安異苑

劉毅討桓修之桓遣人擒得毅妻郭美送與玄遂寵擅

諸姬有身及𠀤敗郭還遂產一兒一鼠毅怒殺兒鼠走枯弃中其後郭病死方殮鼠忽來跳入棺内

元嘉中高平平丘孝婦懷妊生一團氷得日便消液成水

魏郡徐逮字君及婦平昌孟氏生兒頭有一角一脚頭止仰向通身盡赤落地無聲乘虛而去並上

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子共娶一女生四子后爭訟廷尉延壽奏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四子還母尸三男子於

市 譙周法訓

昔陽翟有婦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五歲便入此山學道神明為母立祠因號曰開母祠焉 嵩高山記

太原温磐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髮覆面牙齒皆具 異苑

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

無憂母不暇作絳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
兗豫尤甚莫氏鄉隣多以絳免他土效之無驗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并州祈縣人韓僧真女從母右脇
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庭養之太后臨朝爲元人劉騰幽
於永巷後竟被爾朱榮沉於河魏室因滋大亂
高構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瘂又聾嫁之不售嘗樵採
於野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
是申省搆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絶按風俗通姓有九

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北史

昔王舍城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庫藏盈溢如毘沙門然無子肖禱祀神祇求乞有子其婦不久便覺有身滿足十月生一男兒是兒先世宿植福因初生之日其手一指出大光明明照十里燈指經

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足滿十月便欲産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足滿十月復産一子先懷者住在右脇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

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其母極患設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囑及家中我腹中子故活不死今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其母於時不免所患即便命終時諸親眷屬載其尸骸詣諸塚間請大醫耆婆破腹看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頭鬚皓白俯僂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先身惡口罵辱衆僧故處此熟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難可匹當諸親聞已號啼悲哭不能荅之爾時世尊遙知此兒善根已

熟將諸大衆往到尸所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荅言
實是第二第三亦如是何故言道是時諸大衆此小兒
與佛荅對各懷疑惑前白佛言今此老皃宿造何業在
腹髮白俯僂而行復與如來共相荅問爾時世尊告諸
大衆此賢刼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諸比丘夏望安
居衆僧和合差一比丘年在老耄為僧維那共立制限
於此夏望要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令
此維那獨不得道僧皆不聽布薩自恣心懷懊惱而作

是言我獨為爾營理僧事令汝等輩安隱行道令復還返更不聽自恣布薩羯磨即便瞋恚罵辱汝衆僧尋即牽捉閉著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暗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處此暗室作是語已自剄命終墮地獄中受大苦惱令始得脱故在胎中受是苦惱衆僧聞已各護三業厭離生死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親屬還將老兒詣家養育年漸長大放令出家得阿羅漢果經百緣

有一國王小夫人生一肉團大夫人妬之作木函棄之帝河水後河邊人得之肉破生千小兒勇健欲伐父王國小夫人以乳五百道射小兒口遂弛弓仗號為賢刼千佛以下雜紀女婦

周宣王始稱其女曰公主諸侯女曰翁主魏文帝始稱主壻曰駙馬唐太宗始稱諸王女曰郡主諸侯女曰縣主物原

齊莊王始封婦人以食邑漢武帝始封婦人為郡君縣

君王莽始加婦人夫人號宋文帝始封婦人爲國夫人孟嘗君號其母薛公大家並上

玉女天賜妾也禮含文嘉曰禹卑宫室盡力溝洫百谷用成神龍女降宋書

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遷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嬖妾先死豹後守於廩丘南妾形見與豹言翌日而卒崔鴻十六國春秋

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妾名瑶華者

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抱朴子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韓詩外傳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時嘗病臨死謂母曰我

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於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復如故後與鄰船至下邳賣鋤不得售云欲歸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暫得歸耶荅曰一宿便還即取書報以為驗實一宿便還果得報考城令江夏鄳貫和姊病在鄰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遥三千里再宿還報搜神記

漢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時有吏將詰太

山司命閲簿謂吏曰當名某郡文合何以名此人可速遣之時日暮遂至郭外樹下宿見一女獨行文合問之女曰某三河人父為弋陽令昨被名而來令得却還望君之容必是賢者是以停留依凴左右文合曰悦子之心願交懽扵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女子以貞專為德潔白為稱文合反覆與言終無動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已再停宿少頃却蘇文合欲驗其事遂至弋陽修刺謁令因問曰君女寧卒而却蘇耶具說本末令入問女所言

皆同初大驚歎竟以女配文合焉上

女色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戀著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間之重患凡夫困之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遭之無厄不至行者既得捨之若復顧念是為從獄得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正而復樂之從病得差復思得病智者怒之知其狂而顛蹶死無日矣凡夫重色甘為之僕終身馳驟為之辛苦雖復鐵質寸斬鋒鏑交至甘心受之不以為患狂人樂狂不是過也行者若能棄之不顧

是則破枷脱鎻惡狂厭病離於衰禍既安且吉得出牢獄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如蜜而其心如毒譬如停淵澄鏡而蛟龍居之金山寶窟而師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暫近室家不和婦人之由毁宗敗族婦人之罪實是陰賊滅人慧明亦是獵圍尠得出者譬如高羅羣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衆魚投之剗腸俎几亦如暗坑無目投之如蛾赴火是以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害惡而穢之不為此物之所惑也日明菩薩經

佛告柰女好邪淫者有五自妨一多聲不好二王法所疾三懷畏多疑四死入地獄五地獄罪竟受畜生形皆罪所致能自滅心不邪婬者有五增福一多人稱譽二不畏縣官三身得安隱四死上天生五從立清淨得泥洹道泥洹經

國王有女名曰狗牟頭有捕魚師名術波伽隨道而行遥見王女在高樓上牕中見面想像染著心不暫捨彌歷日月不能飲食母問其故以情答母我見王女心不

能忘母喻兒言汝是小人王女尊貴不可得也兒言我心願樂不能暫忘若不如意不能活也母為子故入王宮中常送肥魚鳥肉以遺王女而不取價王女怪而問之欲求何願母白王女願却左右當以情告我唯有一子敬慕王女情結成病死不云遠願垂愍念賜其生命王女言汝去至月十五日於某甲天祠中住天像後母還語子汝願已得告之如上沐浴新衣在天像後住王女至時白其父王我有不吉須至天祠以求吉福王言

大善即嚴車五百乘出至天祠既到勑諸從者齊門而
止獨入天祠天神思惟此不應爾王為施主不可令此
小人毀辱王女即厭此人令睡不覺王女既入見其睡
重推之不寤即以瓔珞直十萬兩金遺之而去後此人
得覺見有瓔珞又問衆人知王女來情願不遂憂恨懊
惱婬火內發自燒而死以是證知女人之心不擇貴賤
唯欲是從法苑珠林
昔有四姓藏婦不使人見婦值青衣人作地哭與琢銀

兒私通夫後覺婦婦言我生不邪行卿莫妄語夫言吾
不信汝當將汝至神樹所立誓婦言甚佳夫持齋七日
始入齋室婦密語琢銀兒汝詐作狂亂頭於市逢人抱
持牽引棄之夫齋竟便將婦出婦言我不見市卿將我
過市琢銀兒便來抱持詐狂卧地婦便嗥呼其夫何為
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錄夫婦俱到神
所叩頭言我生來不作惡但為狂人所抱婦便得活夫
默然而慙佛言當知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也

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語父母言有女似此者兒乃當取時他國有女貌亦端正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男似此乃當嫁之父母各聞便遠聘合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羣臣曰天下人顏有如我不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無比則遣使請之使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車進去已自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書而見婦與奴為奸悵然懷憾為之結氣顏色衰醜臣見如此謂行道消瘦馬廄安之夜於廄中見王正大夫

人與馬下人私通心乃自悟王大夫人尚當如此何況我婦意解心悦顔色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臣來有忘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為奸意忿顔色衰變故往廐中三日昨見正夫人來與養馬兒私通夫人乃爾何况餘人意解顔色復故王言我婦尚爾何况凡女兩人俱捨便入山中剃髪作僧思惟女人不可從事精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譬喻經

昔有婦人生一女端正無比年始三歳國王取視呼道

人相後堪為夫人不道人報王此女有夫王後得之王
言我當牢藏豈可後得便呼鶴來汝處在何鶴白王言
我在大山半腹有樹人畜不歷下有洄水舡所不行王
言我以此女寄汝將養便撮持去日日從王取飯與女
如是久後上有一卵卒為水漂去有一樹奇逐水下流
有一男子得抱持樹墮洄水中不得去廻有蒲桃樹踊
出住倚山傍男子尋之得上鶴樹與女私通女便藏之
鶴覺女身重左右求得男子舉撮棄之如事白王王曰

前道人善功相人也師曰人有宿對非力所制逢對則可畜生亦爾上

目連到大海邉見一新死端正女人見有一蟲從其口出還從鼻入復從眼出從耳而入目連觀已捨之而去弟子問言是何女人荅言此是舍衛城中大薩薄婦容貌端正世間少雙其婦常以三奇木頭拏鏡照面自覩端正便起憍慢深自愛著夫甚敬愛將共入海海惡船破沒水而死漂出在岸此薩薄婦由自愛身死後還生

在故身中作此蟲也法苑珠林

渤海太守史良好一女子許而不果良斷其頭而歸投於竈下曰當令火葬頭語曰使君我相從何圖當爾搜神記

顧愷之嘗悅一鄰女挑之不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鍼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指女從之遂密去鍼而愈晉書

董卓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於郿城起壇從

廣二丈餘髙五六尺使白乘金華青葢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諧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横為使者授印綬也英雄記

吳興餘不鄉有女囚山又曰女獄山漢姚恢以柯田山水嘉甚謀居其女浊之於姻沈戎家奪之恢憤其女睇女歸寧囚之苧溪之北山墟間至死不悔仍戒其後三世不舉女戎字威卿說降劇賊尹良光武嘉之功封海昏侯不受圖經

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不已公私咸患百姓為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華陽國志

瑯琊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勤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仲冬既望葬會稽山陰之黃閍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

之保母宮於茲土者尚焉

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碁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為老嫗豈不惜哉南史

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黄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鵞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子往往有效上

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婦末利夫人産生一子字曰金

剛面貌極醜身體麁澀頭髮麁強王見不喜勑閉深宫不令出外年漸長大任當嫁娶便遣一臣推覓一人本是豪族今貧乏者卿可將來臣授勑已覓得付王王將屏處密私語言聞卿豪族今者貧窮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供給時此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見賜亦不敢違豈王女末利所生王即娶之為造宅舍門戶七重王囑女夫自捉戶鈎出入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給女壻無所乏少拜為大臣後與豪貴

共為邑會聚會之契令婦共趣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臣獨不將赴衆人疑怪彼人婦者或甚端正或甚極醜不能顯現是以不來復於後會密共勸酒令使醉卧解取門鉤遣其五人造家往看至家開門婦疑非夫内自尅責懊惱而言我宿何罪為夫幽閉不覩日月即便至心遥禮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前暫救苦厄佛知其意即於女前地中涌出紺髮相現其女舉頭見佛髮相敬心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佛漸現面女心倍喜

面復端正惡相麗皮自然化滅佛悉現身令盡見之更增歡喜身體端正猶如天女佛便為說種種法要得須陀洹果法苑珠林

隋開皇末年代州人姓王為驃騎將軍在蒲州鎮守性好畋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愛奇之父母鍾念不同凡人既還鄉里里人親族為作衣服而共愛養之女年七歲一旦失去無處求覓疑隣里戲藏訪問不見諸兄乘馬遠覓乃見去家三十餘里

馬追不及兄等以數十騎共圍而始得之口中作聲如似兎鳴足上得刺盈掬經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父獵殃及女受合家齋戒練行不絕大理寺丞宷宣明曾為代府法曹為臨說之。（出冥報記）（以下尼）

漢明初立佛寺同梵福量時後宮陰夫人王婕妤等一百九十人出家司空陽城侯劉善峻等二百六十人出家（法本內傳）（譯經圖記）

東晉何充始捨宅安尼此尼之始也

宋侖氏二女東官曾城人也是時祖姊妹元嘉九年姊年十歲妹年九歲里越愚蒙未知經法忽以二月八日並失所在三日而歸粗說見佛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及梵書見西域沙門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忽復失之曰間作人云見其從風徑飄上天父母號懼祀神求福既而經月乃返剃頭爲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世因緣應爲我弟子舉手摩頭髮因隨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

法緣臨遣還日可作精舎當與汝經法也女既歸家即毀除鬼座繕立精廬夜齊誦經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峰嶺若燈燭二女自此後從容止華雅音制詮正上京風調不能過也冥祥記

高聦有妓十餘人及病不欲適他人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為尼海録

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瞿沙其婦生女端正殊妙有白氎衣裹身而生因為立字名曰淨年

漸長大衣亦隨長鮮白淨潔不煩浣染衆人見之競共求索白父母言我今不貪世俗榮華願樂出家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尋將佛所求索入道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身上白衣化爲袈裟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百緣經

佛在世時波羅奈國有梵摩達王其婦生女身被袈裟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因爲立字名伽尸孫陀利年漸長大衣亦隨大禀性賢善慈仁孝順將諸侍衛出城遊戲

漸次往到鹿野苑中見佛相好心懐喜恱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為説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上○以下娉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齓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戰功百里傒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覇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

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名我居寗子其欲室乎管子

濟陰戎良字子恭年十八為郡門幹良儀容佳麗太守諸葛禮使寫書從者誣良與婢通良刳腹示禮赤心後漢書

潁川庚嘉德善於筮蔡之事有人失一婢庚卦云君可出東陵口伺候有姓曹乘車者無問識否但就其載得與不得殆一理也旦出郭果有曹郎上墓徑便升車曹

大駭呼生驚奔入草刺一死屍下視乃其婢也

顧行常不宜兒子其婦將產求術於郭璞為作卦得家人之蒙其辭曰巽子在上變值蒙女雝覆髙松荒養徵火捍其凶養子之人名宜同法當字乳婢曰青雝如其言呼兒果無恙洞林

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癘行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鷩瘴言語嘍儞聲音駭人

惟堪驅雞它無所役遣詰阿嵇復被狗咋困熟如泥晁道元與天公戕

到摛有愛婢陳玉珠宋明帝遣求不與逼而奪之摛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摛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上方奪封南史

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嘗寄人宅奴婢撤屋為薪略盡聞之顰

蹴卒無一言顏氏家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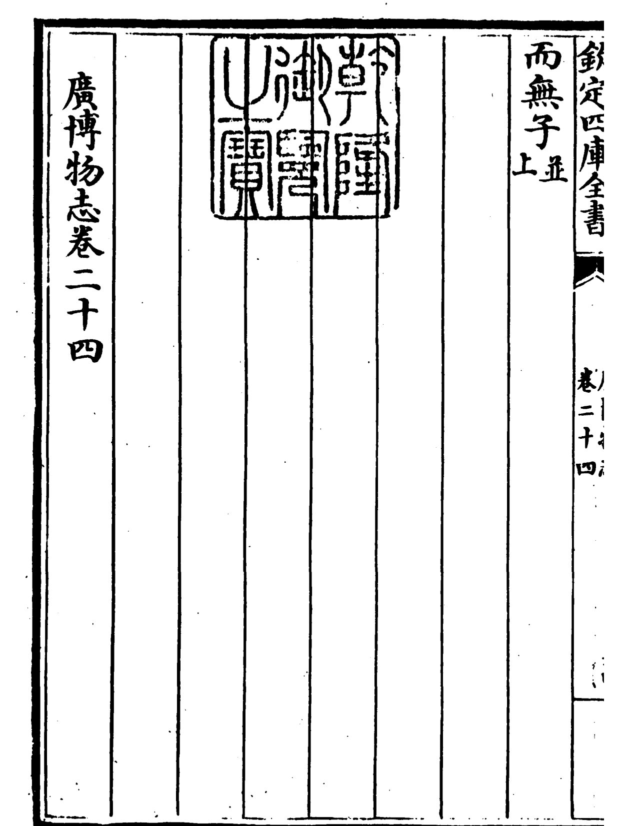
冠軍將軍郭文遠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能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閥閱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聲春風曰獰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洛陽伽藍記以下變異

魏襄王三年有女子自首化為丈夫與妻生子故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謂陰勝陽厥咎亡也搜神記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曰陽變為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為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絶故後哀帝崩平帝沒而王莽篡焉

漢建安七年越嶲有男子化為女子周羣曰哀帝時亦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也至二十五年獻帝封山陽公

晉元康中安豐有女子曰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女體化而不盡男體成而不徹畜妻



而無子上並

廣博物志卷二十四